

白羽著

十二金錢鏢



白羽著

十二金錢鏢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伪扮采花牝贼施毒计 空操利器羽士中阴谋

这一番受辱出来，杨华更不管脚轻脚重，在房上一路行来，踩碎了好几处屋瓦。杨华绝不顾下面人听见听不见，一气越过四层院落，已到华宅前院街门，从墙头翻下来，刚刚落到街心。忽从街门东、街门西，两面墙头上，飘然落下两个人，向杨华叫道：“杨大爷慢走，我俩送给你一点东西，路上好做防身之用。”

杨华愕然回顾，来的正是那两个小孩，一个提着弹弓、弹囊，一个提着豹尾鞭和短刀。杨华眼中冒火，冷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你们师徒是英雄！想不到我远道慕名而来，竟遇见这等待遇，也算江湖上少见的事！我杨华领教透了，容日补报吧。”口说着，把弹弓接取到手，且不顾刀鞭，一任它丢在地上；急拿起弹囊，挎在身边，伸身待掏取弹丸。那弹囊已被用绳捆扎得十分结实。

那两个小孩把小头一晃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请吧！好心好意给你送来，你还要打送礼的么？”说话时，杨华已扯开弹囊。

两个小孩早翻身，嗤嗤地捷如狸猫，窜上墙头；忽地走了，忽又探头往下望。

杨华恨极，扣上弹丸，急将弓一曳，陡喝道：“休要张狂，看弹！”“嗖”的一弹弓打去。只见那小孩蓦然将头缩回去，翻落到墙里边，齐声叫道：“哎哟，没打着！”

玉幡杆杨华又取出数粒弹丸，待施展连珠弹法，哪知两个小孩非常乖觉，隐听得笑声渐远，竟不出来了。

杨华恨恨地拾起刀鞭，面对华宅长墙，怔了一会，顿足道：“想不到我杨华遭此奇辱，但得我有三寸气在，誓报此仇！”说罢回店，时已四更将近。（只为杨华深怀这番怨毒，不久的俞剑平纠众寻镖，五老访豹；这弹指神通华雨苍，到底为了杨华一语之微的反激，险些殒命在群英会上！）〔官以仁注：白羽原拟撰《十二金钱镖续集》，主要是飞豹子劫镖后又起风波，劫持俞剑平独生爱子俞瑾，掠至关东，俞剑平偕五位老英雄追踪到关东，草拟书名《五老访豹》。但白羽此时仅有此构思，后来在《十二金钱镖》第八十章的“后记”中重提此故事设想；但实际只字未写。然在白羽后期作品《毒砂掌》中，续写了华雨苍和杨华的纠葛。〕

杨华越墙进店，只见屋门依然倒扣。到屋内点上油灯，照看了一遍；在床底下旧藏行李、刀弓之处，另外多了一个包袱。杨华十分惊异，急忙提出来一看，是一份礼物：正是杨华强送给华风楼的，如今被人家退回来了。

杨华气忿忿把礼物掷在一边，又将弹弓、弹囊、刀鞭放在桌上，逐件看过了。把弹囊打开一看，却除了百十粒弹丸之外，还有三粒铁莲子和一锭银子。这三粒铁莲子，乃是前岁初逢岳父铁莲子柳兆鸿，拜师认徒时，承柳老赠给的，上

面都刻着莲花瓣。原本收藏在包裹中，这时在弹囊中发见；一定是在杨华暗入华宅时，华老也暗派人，到店中搜检杨华来了。（杨华却不晓得有这三粒铁莲子，才解去华老不少疑猜；不然的话，更要吃亏了。）还有那一锭银子，约有四、五十两，这自然是华老按江湖道上的规矩，拿来资助杨华的。杨华对此更难忍受，忿忿地把银子丢在一边，一倒头，和衣卧在床上。

杨华歇息不过一个时辰，天已大亮；招呼店家，打水净面，盘算着处置这锭银子的办法。初想留起来，作个终身耻辱的纪念；继又想，还是掷还华老，莫教他小看自己，但又无颜再登华门。忽然他想起了一个绝妙的方法，把这一锭银子，全数买了许多坛米醋和臭虾酱；告诉铺家，明天把这一批货，送到板井巷华家。

有清中叶，货物都贱。这四、五十两银子的米醋和臭虾酱，真个是洋洋大观，堆积起来足占半间屋，用货车送，也得两辆车。那酱房主人自然觉得诧异，说：“华老先生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？莫非你老听错了？”

杨华说：“掌柜的，你不用管，这自然有特别用项。”遂将那锭银子拿出来；教掌柜的先把货款收清：“这是华老先生的亲戚定下的，不过在华宅暂存。你们送货时务必说清楚了，教他们收下。告诉他们钱早付清了，要紧要紧。”

杨华自以为办得很挖苦，稍泄胸中的闷气。这才回转店房，算清了店帐，离开山阳。

冒昧投师，竟遭奇辱。杨华在旅途上踽踽独行，过去事不由得一样一样兜上心来。想起柳氏父女，到底把自己看得很重。岳父柳兆鸿对于自己，更是垂青格外，爱惜之至；一

见面便许收徒，甫半年便以爱女相许。两相比较，这华风楼更是可恶之极！

但是可憾者，乃是他那未婚妻柳研青，娇痴倔强；尤其是说到呼延生那几句话，刺耳锥心，终不免介介于怀，拂之不去。如今自己身在陕省，意外受辱，更无颜重返镇江了。听人说，那个呼延生原籍是湖北孝感人。可是这个呼延生是否逃回故乡，尚未可知；但自己若不一见此人，胸中疑云，终不会释然的。

情深则妒重，妒重则偏多猜疑；此日的杨华，正和柳研青乍睹李映霞时是一般心理。总之，青年男女一坠情网，便自寻苦恼了。

杨华当晚落店，饭后挑灯，闷恹恹地盘算自己的行止，决计要南游湖北。一来未婚妻“女侠柳叶青”是先在两湖成的名，就此可访访她的为人；二来也想探探呼延生的底细；再者自己借此在外盘游一年半载，也可以挫挫柳叶青的娇性，转转自己的颜面。

杨华打定主意，便由陕南走水路，迳入湖北。不意杨华少年气盛，这一番情场失意，又逢奇辱，更兼扑扑风尘，懊恼过度，在旅途上竟懒快快的初患感冒，呕吐晕船，寻又转了他病。杨华终于舍舟登岸，在客店中病倒；直缠绵了两个多月，才见起色。又将身边所带珍物，变卖了一些；便不再坐船，改由旱路，慢慢地走去。

这一天未牌时分，到达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地方；下一站便是樊城。这一站很长，足有一百三十多里；杨华病体初愈，不愿过劳，打算寻一家好些的店房，歇息一天再走。

这老河口地方不大，却是水陆码头，倒也很热闹。杨华

一路寻找，见街南有座大店，似乎很排场；便趋奔过去。将近店门，忽然迎面奔来两匹健骡。前头那一匹，骑着的是一个妇女，头上青绢包头，齐眉掩鬓，穿一身青缎夹衣，背后有一个长条包袱，系在鞍后；弓足踏镫，纤手提缰，后面骑骡的是一个壮年男子，戴一顶大帽，掩住面孔，自鼻以上看不甚明；身穿蓝长衫，青裤皂鞋。两匹骡一前一后，很快地走来；到得这大店前，那女子蓦地扭头一顾，把缰一勒，抬头看了看店匾，匾是“聚兴客栈”四字。这骡便走慢了；杨华此时恰到店前，只听那女子喝了一声：“吁！”

南方妇女骑牲口的很少，这女子的风格颇引人注目。杨华不由抬头，看这女子面色微黑，黑中带俏，直鼻小口，眼波四射，另有一种丰神。这女子在店前略停了停，把马鞭往后一抡，竟驱骡走过去。那后面骑骡的男子却倏然翻身下骡，把缰绳一搭，抢步当先，进了店门。

店伙们上前招呼：“客人住店么？里面有干净房间。”便要过来接牲口；那男子摇头道：“掌柜，我们不是住店，是找人的。有一位玉皇阁罗道爷，可住在你们这里么？”

店伙道：“倒有有一位道爷，住在这里，我给你老问问去。”说话时，那店伙来到柜房，那客人也跟着进来；店伙隔着窗门，问那司帐先生道：“咱们店里住着一位玉皇阁罗道爷么？”

那司帐先生看了看店牌，说道：“西跨院六号，住着一道爷，可不姓罗。”那客人忙问：“这位道爷可是个白胖子，短短的掩口胡须么？”司帐先生回道：“不是，是个黑胖子，身量很高，一部连鬓胡子。”客人又问：“他可是背着一把宝剑和一个大葫芦么？他住在几号？”管帐的说：“倒是有把宝剑，可没有大葫芦，是住在西跨院六号。客人你老等一等，我叫

伙计给你问一声去。”那人把眉一舒，忙道：“不用问了，大概不是我找的那一位。这一位姓什么？哪一天来的？”司帐说道：“昨天刚到，店簿写的是一尘道人，不知姓什么。”那人道：“哦，不是，不是！麻烦你，我再往别处找去吧。”那人慌忙走出去，飞身上骡，急驰而去。

玉幡杆看这客人匆忙的样子，倒也不甚理会。只是这个客人年约三旬，肩阔腰圆，四川口音，看他趋走敏捷骏快，好象是个常出门、会武艺的人似的。杨华暗道：“此人和那个女子，大概是一路的吧？”当下便叫店家，给自己找了一个单间，是北正房的西耳房。杨华净脸吃茶，饭后休息一回，天气尚早，打算要到街上逛一逛，遂吩咐店伙把门锁了，缓步出店。

这镇甸街市却不多，只走了半个时辰，便已走尽，杨华信步徜徉回来。忽然背后有两个雄赳赳的男子，手持木挺，挑着行李，大撒步走来；脚步很快，一眨眼已走到杨华前头。这两个男子全是短打扮，穿一身蓝布夹裤褂，却是崭新的，扎裹腿，穿沙鞋；一高一矮，一直走入杨华住的那个聚兴客栈去了。

杨华是饭后消食，走得很慢；徐徐地行来，将到店门，忽听店院中一片喧哗。杨华诧异，紧走几步，到里面看时，原来就是刚才碰见的那两个穿短衣的客人，和店伙吵架呢。这两人气势很凶，口口声声说店家欺负他是异乡人。别个伙计和司帐先生，还有店中客人好几个人出来劝解；杨华听了半晌，才听明白，这两个人要找聚兴客栈西跨院六号，姓黄的贩木材客人。店家告诉他：“六号没有这人。”两个人却不信，说：“我们不是打架。不过是找姓黄的要帐，你们做什么替他隐瞒？”偏偏六号住的那位客人已经锁门出去了；这两位越发

起疑，非要店家替他开房门，进去看一看不可。这两人说：“我们又不是拿他的东西，不过看一看就完；你们店里头的人只管跟我进去。只要我们认清是不是他的铺盖、网篮，我们就放心，不怕他溜了。”

店家当然不敢擅开客人的门；正闹着，忽然听见后面咳嗽了一声，声音深洪。杨华回头一看，只见从店门走进一个道人，年约五旬上下，头发漆黑如墨，顶心挽起一个发纂，绾着木簪，紫黑脸膛，两道浓眉，一双阔目，通鼻海口，一部浓髯掩及胸前；两太阳穴凸起，从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刚毅之气。穿蓝道袍，青护领，腰系杏黄丝绦，垂着二尺多长的灯笼穗，白袜雪鞋，高打护膝；背着一把宝剑，却用黄布套装着，步履从容，走进院来。

那店伙一见道人进来，齐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客人你就别闹了，这不是六号住的客人回来了么？你看人家可是木材商人么？我们没有冤你吧。”那两个人一齐侧身，看了一眼，倚声倚气的，互相顾盼道：“咳，敢情真没住着黄老才呀，俺们可是瞎闹了。掌柜的别过意，是俺们多疑了。俺只当黄老才躲了俺们呢。黄老才既然没在这里，俺再到别处摸他去吧。这玩艺太可恶了，竟躲俺，行么？还欠俺二十七吊钱呢。”两人嘟哝着撒身便走。

那道人眼光一闪，上下打量二人，微然一笑，举手问讯道：“二位施主慢走，究竟是什么事？”店伙忙学说道：“是找错了人的，事情已经完了。”道人双眉一挑道：“找错了人？又和六号不六号有什么相干？施主请回来。”那两个客人连头也不回，出离店门，急急地去了。

道人把院中看了一转。看到杨华，竟注视了一眼；然后

回头来，看望二客的背影。回转身来，叫店伙开门，仍是追问二客究为何事吵闹。店伙说：“他找六号姓黄的。我们说六号没有姓黄的，六号住的是一位道爷；他们不信，说姓黄的躲了，是我们给他瞒着。你老一回来，他自然不疑心了，其实没有什么事。”

道人听罢，哼了一声。眼光一扫，便吩咐店家点灯，没事不必再来惊动。道人掩上门，遂将背后宝剑解下，道袍也脱去，就在床上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，那把宝剑放在手头。

那一边，玉幡杆杨华闲看了一回，也就回房歇息着去了。到二更以后，杨华便将长衣脱下，只穿着小衣，躺在床上，渐渐睡熟。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，忽然蓦地一惊，杨华翻身坐起；侧耳一听，房上“哗啦”的一声响，跟着一声断喝道：“鼠子大胆，我山人早就候着你了！”声音深洪，恰是那道人的口音。杨华倏然想起，恍然有悟道：“唔，是了，我且看一看。”慌忙地跳下床，开门便往外闯，忽又一想道：“且慢，我怎的这么没改性！”急急地从枕下抽出刀鞭，就黑影里摸着弹弓弹囊，急急地佩带好，轻轻拽门，快速纵出，店院中已然没有一点动静了。

杨华急抢到西跨院六号；六号房门扇交掩，灯影沉沉，悄无人声。杨华忙舐窗一窥，果然这房中一灯如豆，那道人已人剑俱渺。杨华退转身来，四面一顾，急一顿足，窜上房顶，向外张望。只见一条高大的黑影，如箭似地向东驰去。他更引目东望，恍惚见极东头，渺渺茫茫，也有一条人影，兔起鹘落，奔跃如飞。这两条黑影，一前一后，一奔一逐，转眼间，没人夜气之中。少年多事的杨华挟弓插鞭，也立刻展开飞行术，跟踪追去。时候是正在三更。

原来这后边追赶的高大黑影，不是他人，正是那六号房的寓客，背剑的长髯紫面道长，所谓云南狮林观一尘道人便是。

白天的那两个找错人的行客，已经引起一尘的注意。其实，旅店中人来人往，打听人，找错了人的事，乃是店中常有，一尘道人并不理会。但这两人的四只眼睛却有点古怪；这两个人侧目旁睨，眼光是那么锐利；见了一尘，却又流露出虚怯的神色来；那匆匆一走，更显得可疑。面且一尘道人已经分明看出，这两人全是会武功的人。一尘道人不动声色，进到店房，闭目打坐，心静耳明，身在屋中，精神早已照顾到外面。

等得三更以后，猛然听见房上微微一响；一尘道人取剑在手，嘶喝了一声，立刻从床头一跃出窗，翻窗一掠上房。站在房顶上，闪眼一看，果见数丈外一个夜行人全身黑衣，背插兵刃已从西跨院厢房上，窜到杨华住的北正房上；又从北正房上，窜到邻院墙头；更从墙头跳到街心，那身法倒也异常矫健。一尘道人手捻长髯，眉峰微皱道：“唔，这究竟是干什么呢？”复闪眼往下盾去，只见那人跳到街心，头也不回地往东跑去。一尘道人道：“这不是白昼那两人，莫非是过路的夜行人么？”遂飘身来到街心，把口唇一撮，轻轻打了一个呼哨；那夜行人只略停了停，好象并不理会，依旧地穿街走巷，直奔东北。一尘道人觉得奇怪，道：“这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莫非要在此地做案？……也罢，且追下去看看。”立刻将背后的剑稳了稳，腰间丝绦紧了紧，一下腰，也施展开夜行术，如箭脱弦，从后面跟踪追下去。

那夜行人脚程却也可以，一路行来，倏已走出四、五里

地。只见那人出离街市，竟奔向前面一座小小村落。一尘道人即不即不离地缀着，心中寻思道：“却是怪事！这种小村人户寥寥，决没有富厚之家。象这个人，有如此矫健的身手，怎会照顾到这里？”他思索着，只一转眼间，那夜行人已进村口。这村舍过于疏落，村口只有一带竹塘略可隐身。一尘道人要暗窥此人动作，便隐在竹塘后，暂不追踪。不意此人在村中并未怎么停留，似略一巡回，便已翻身飞奔村后。

一尘道人笑道：“这个贼一定没有踩盘，这必是出来撞彩。我倒要看看他，放着大市镇不走，单单光顾这荒村，究为何事？”一尘道人身法迅快，急飞身窜出，绕着小村，前前后后踏看了一道。忽见此贼又改了方向，竟又奔西北方向而去。这一回身法比适才更快，及至一尘道人从斜刺里绕回来，再寻找贼人的踪迹，竟已渺然不见。一尘道人不禁怅然自失道：“幸而我是无聊消遣，若果有心要缀着他，只这区区小村，反把人缀丢了，传出去真是大笑话。”一尘道人天性刚毅，一定要把此贼的踪迹根究出来，方才释然。遂展眼向四面寻了寻，选择一个居中的地点，轻轻地纵上茅舍；就在上面拢住眼光，往远处眺望。夜色沉沉中，秋风微荡，那有什么人踪？只偏北两、三箭地外，黑影茂密，是一带柳林。一尘想：“莫非此贼穿林而过，竟已溜了么？但是我却不信他会脱出我的眼下。”他正游目四望，忽然间听见一个娇柔的呼救声浪，断断续续，传到耳畔。夜静声稀，分明听出是“救命”二字。

一尘道人不觉愕然！急低头寻声四顾，这声音就在近处，从西边一所孤零零的竹篱茅舍中传出来，茅舍小窗，灯光闪烁。一尘人道：“这灯光刚才却没有。”再侧耳倾听，隐隐有女子的惊惧啜泣声音，夹杂着一个异乡的壮年男子的叱喝

声。一尘道：“不好，这一定是……”骤然间，那娇柔的语音一扬，喊出：“有贼，杀人啦！救命！”

一尘道人勃然大怒，急飞身纵到平地，如飞燕似地掠到茅舍前。三间茅舍，一段竹篱，一尘道人确记得刚才从此踏勘过，起初并没有灯光；而此时却灯光闪映着，小窗上显露一个影影绰绰的长大人影。一尘道人道：“是了。”轻轻跃过竹篱，果然屋中有啜泣哀告的女子声音，历历听见说：“好汉爷爷饶命！首饰钱都在箱子里呢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；只求你老开恩，饶了我吧！”跟着听“哗啦”一声响，一个粗暴男子腔调，发出怪声邪气的笑声，道：“小宝贝，我要的就是你嘛！你那点东西，大爷我不稀罕。告诉你，你遇见了我，这是你的便宜。大爷我只要你的人，不要你的命；只要你的身子，不要你的钱。你只要给我痛痛快快地乐一夜，大爷不但不要你的钱，我还给你一副金镯子。来吧，宝贝，麻麻利利的，别害羞。”跟着听得吱吱一阵竹床响动，又忽拉的一声，似撩帐子掀被。那男子发出狎昵的哼声，那女子却怪叫起来，大喊着：“救命！”“杀人啦！”那男子怒斥道：“小妮子，你敢喊，你敢争夺，大爷弄不死你？”语调越来越难听，那女子喘息着，不住地哀告。哀告声音低哑，似被凶焰慑住，又象堵住了嘴。床第之间，发出难听的吱格声音，越来越大。

一尘道人怒发冲冠，略略地窥窗一望；但见一暗两明的三间茅舍，暗间卧室，一盏油灯挑得很亮，已冒起很高的烟焰；破桌旧箱，是清贫人家。后窗高高支起，靠墙横陈着一张旧竹床，床上面支着破旧蚊帐；也不知经过多少年月，薰得帐色灰黄，又漏着好几处破洞。那帐帘一边低垂，那一边却已高挂起。床里边有着一个红唇粉面的少妇，头罩蓝巾，胸

襟微启，灯影里仿佛姿容很美。她双手拉住一条半新的红夹被，紧紧裹住了下体，只露出两只小脚来，穿着大红软底睡鞋，战抖抖地正与那个男子挣扎支持。

那男子就站在床前，头向里，看不清面貌；灯影里但看见黑绢包头，一身青色夜行衣裤，下打裹腿，背插明晃晃一把钢刀。看身材瘦而长，又不似一尘刚才追逐的那人，却正嘻嘻地笑着，伸一只手来抓女子的前胸，另一只手抓着女子的脚，似要往床边拖拉。到底女子力气懦弱，竟被按倒床头，只一双小脚乱蹬乱踢，口中发出惊恐的狂叫来，却已喘不成声，由惊恐转成怒骂，道：“你敢作践人！贼子，你杀了我吧！”又蓦然喊道：“杀人啦，救命呀！”

那男子似怕人听见，眼往窗外瞥了一下，“嗖”的一回手，掣出刀来。一手持刀，一手叉住女子的咽喉，口中骂道：“小妮子，找死！我教你快活！”那女子顿然住声，似已失去抵抗的力量；那男子便动手剥脱好掩身的被单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尘道人霹雳也似一声暴喊，“万恶的淫贼敢来采花，看我宝剑斩你狗头！”倏然间，一回手，掣剑柄轧剑把，“呛啷”的一声，寒光剑出鞘。见双门交掩，一尘道人一抬脚，“嘭”的一下，门插管“克察”的折断，门扇“噗”的倒翻在屋内地上，一尘飞身窜到里边。

只见那贼只回头一瞥，骤将刀住帐内一递。只听那女子失声惨嚎了一声，竹床上一阵乱响。贼人突翻身还刀。口中骂道：“好恶道，敢坏大爷的好事！”迎门猛向一尘道人一刀刺来；那贼人手法很快，出乎意外。“可怜拒奸贞妇，竟道毒手！”一尘道人咬牙恨怒，见贼人刀到，躲也不躲，反抢步前冲。寒光剑青光一绕，两刃双锋一找贼人的刀口。哪知这贼

却垂觉，早一撤步收刀，突地翻身，窜进了卧房。一尘道人冷笑上步，刻不容缓，追到卧房。卧房门的门帘已被贼人扯下一半，一尘顺手一剑，将门帘削落；风扑灯摇，卧房中，床头上，那个拒奸女子满床乱滚，帐帘半落，仅见纤足乱蹬。一尘道人只一瞥，料想此女必已刀伤要害。且顾不得救人，一尘挺剑直取淫贼。

那淫贼好快的身法，才一进卧房，早已窜出窗外，却随手把已开的窗扇“呱达”的放下来。一尘道人目光一闪，这窗前摆着一个凳子，知是贼人预备的出入之路，贼人必是蹬着凳子逃出去的。一尘道人脚不沾地的窜上窗台，为防贼人暗算，将身往屋墙一隐，剑交左手倒提，伸右手掀起后窗，微一用力，“克察”一响，把窗扇扯落下来，趁势将窗扇砍出去。自己这才按窗洞，向外一探，果然听得外面暴喊一声“好杂毛！”“刷”的一声，从斜刺里打来一物。

一尘道人眼光充足，早晓得贼人难免有这一着；只微微一偏脸，便将暗器让过。这暗器才过，一尘手一按，正待趁势窜出，不想窗外暗器从对面，从侧面，如雨点也似分两路打来。窗台下，墙根底，更有一把尖刀一闪，往上扎来。一尘道人诧然，却不慌不忙，倏闪过暗器；剑早交到右手，往下一扫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将贼人兵刃削断。

就在这时候，后面床头忽起异响。一尘道人眼注前方，耳听四面，蓦然觉得后面情势不对；急侧身回顾，一件岔事当前出现。

但见那险被贼污、拒奸负伤的少年美妇，突然从床头窜起。将掩身大红被单一抖。却并不是没穿衣服，顿时站起来，露出全身的窄装紧裤，腰系青丝带，肩挎豹皮囊，左手从被

下，“嗖”的抽出明晃晃一把尖刀，石火电光一般。右手早带着一个赤皮套，皮手套里早捏着一物，牙一咬，突然的向一尘道人发手打出。斗室逼隘，前后夹攻，而且是变出意外；一尘道人道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倏然的倒翻身，急从窗台，向墙隅一窜。哪里来得及？那少年美妇一着狙击；一尘道人措手不及，未得落地，悬空一闪，仅仅地躲开头而，肩背后热刺刺着了一下。因为是暗器横截，相隔太近，才三、五尺。

一尘道人恍然大悟；才知一片豪侠之心，仗义拔剑，除淫贼，救贞妇，反而误中了恶毒贼“假采花”的圈套。那个女子乃是贼人的同党！那女子好生歹毒，才发出两件暗器，早刀交右手；趁一尘道人应付不暇，恶狠狠迈进一步，刀尖直取一尘软肋，口中娇骂道：“一尘贼道，今天姑奶奶送你上西天！”

一尘道人而寒似铁，怒发如雷，恨叱道：“好贱婢，出这下贱的诡计，我岂能饶你！”提一口气，把浑身筋力一绷，肩胛后的暗器“嗤”的进落于地，是一颗毒蒺藜。立刻，他右脚往前一上步，“巧女穿针”式，寒光剑朝那女子左肋扎去。那女子急撤刀往下划，打算用抽撤之力，把一尘的剑震开；不碰剑锋，向剑身上一搭。哪知一尘道人见这女子身手十分矫捷，遂不容她换式，左手剑诀一领，变招为“乘龙引凤”。好厉害的剑术，刺咽喉，挂两肩，“刷”的扫过来。这女子往下一缩身，刀也往外一展，“老树盘根”，向一尘双足斩来。一尘道人“倒踩七星步”，就在这不足方丈之地，左脚往后一滑，左臂的肥大袍袖一拂，满屋生风，剑随身转，“倒洒金钱”，寒光一闪，那女子再闪躲，哪里来得及？只听“噌”的一声，刀折两断，寒光剑趁势又一扫，那女子“哎哟”一声，顿觉得

头顶上寒风一掠而过，绢帕头发纷纷削落，顿时鲜血披面。她吓了个亡魂丧胆，粉面焦黄，用尽力把手中半截刀，向一尘一砸，急纵身往外一窜，口中狂喊道：“你们快来！”

一尘更不容情，将身躯微侧，轻轻用剑一拨，把女子的半截刀打落地上，剑锋往外一展，“流星赶月”式，复向女子的背后刺去。这一招刚刚撤出，猛听窗外喝了声：“打！”飏的一缕寒光，穿窗面入，直扑到一尘右太阳穴。好一尘，他往前一低头，剑翻转来一擦，“当”的一下，把一支镖打落；余势未衰，直暴到窗顶上。那女子乘势逃出门外。一尘切齿道：“贱贼婢，哪里走！”一顿足，毫不容空地跟踪而出，紧紧追去。

此时一尘道人已觉得右肩胛由灼热忽然麻痒；心知不好，已中了那女子的毒药暗器。一尘道人咬牙痛恨，想不到一世英名，竟为宵小所乘。若按此时的伤势，应该立刻退让，作速设法治伤为要。只是他一向自负，又加纵横江湖数十年，从未挫败，也未遇过敌手；此次无意阴沟里翻船，竟败在一个女人手内，真是生平从来未有的奇耻大辱！更不肯栽在几个无名小辈的眼前，落个负伤逃走之名。他一心想诛却女贼，暂泄胸头之恨；然后放宽余贼，等伤处治好，再寻鼠辈算帐。却不料贼人狡恶已极，早定下赶尽杀绝的毒计。

当一尘紧追女贼时，那女贼再想不到一尘道人负伤之后，尚这么厉害；她一面披发狂奔，一面撮口唇，慌不迭地连打呼哨，尖声的喊道：“暗青子喂着了，老合们赶紧围上他。我已经是抛青子，挂彩了！”一尘是数十年老江湖，什么唇典切语不晓得？知道这女贼说的是“暗器已经打中了，叫同党赶紧往上围攻。”又说她自己“已经抛兵刃，受伤了。”一尘道